

磐石礼赞

——写给苗族父亲

□ 达汉吉(苗族)

小时候，父亲是河滩上一颗小小的沙粒，被贫困的洪水、苦难的寒风，冲进无情的牧场，成为水东村大地主的放牛娃。从5岁到10岁，因缺吃少穿、个子瘦小，身居异域、操土拐话^①，父亲被解放回到苗山时，村上无人认识，爷爷奶奶见着心疼，抱入怀中，痛心失声。

因为仇恨贫困落后，因为仇恨万恶社会，父亲被解放回到家乡以后，积极投身于苗山的建设事业。白天，他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，和青年突击队一起在红旗下进行劳动竞赛，用智慧和汗水把苗山的梯田修到白云间；晚上，父亲是扫盲夜校里的学生，在煤油灯下苦苦地读书写字，用知识装扮自己多彩的内心世界。由于讲一口流利的土拐话，由于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父亲被组织抽到宜山农校学习，很快就成为苗山一名农业技术干部。

二

在杨文贵^②时代，根据自治县人民政府的部署要求，父亲到来宾调过高产玉米种，到玉林调过水稻杂优种，到湖南调过沙地马铃薯种，到山东调过冬种小麦种。在中华民族勇往直前、建设富强国家的火热岁月，父亲是苗山农业战线上一颗小磐石，无论被组织放在哪里，从事什么工作，他都能够固本强基、迎难而上，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多次得到组织的嘉奖。今天，

三

转眼到了国家困难时期，单位给父亲两个选择：一是保留干部待遇，先返回家乡，待困难过后再来上班；二是主动离职，当一名生产队队员，回到自己家乡参加生产队劳动。父亲选择了后者，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。父亲觉得，在困难时期，自己应该为国家这幢寄托中华

四

木楼建起来后，爷爷奶奶住进新屋了，这时，父亲才发现自己已到而立之年，须成家才能立业。于是，父亲拉着自己的兄弟，在苗年的芦笙场上，在春天的对歌堂中，苦苦地寻找自己的意中人。父亲追寻的意中人，是

五

父亲在80岁的时候，忽然就病

倒了，米水不进，言语困难，医生说可能有生命危险。见孩子照料辛苦，父亲坚定地说自己没事，只是想休息一下，过几天就好。84岁的时候，父亲又病倒了，这次在医院整整躺了半年。当父亲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母亲，把自己所种植的官杉^③都告诉小弟，这时，全家人都流下了眼泪。但是，半年之后，父亲又顽强地站了起来。

他对孩子们说，听说南宁开通了高铁和地铁，听说孩子们搬进了有电梯的高楼，听说在首府开了一家苗家人土菜馆，他想去走走、去看看、去尝尝。在孩子们半信半疑、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父亲亲自打来电话，明确要求孩子们派车前往苗山接人。当孩子们开车进入苗寨，父亲已经在寨门等候多时，只见他身上背着老烟斗，手里握着龙头杖，那架势确实是出远门的样子，让孩子们又惊又喜。在从苗山赶往南宁的路上，父亲说，自己为父母亲孝敬了真诚，为孩子们献出了热情，现在该轮到为自己自己做点事情的时候了——事隔三十年再回到南宁，找找当年的记忆，看看首府的变化，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，这就是他人生的理想与追求！直到这时，孩子们才真正懂得父亲那磐石般的精神境界。

注释：

- ①土拐话，融水县城土语，属于客家语言的一种方言。
- ②杨文贵，融水苗族自治县第一届苗族县长。
- ③官杉，指棺木，苗族迄今还流行土葬。

八月“双抢”忙

□ 莫景春(毛南族)

夏日炎炎，城里到处是白花花的楼地板，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蒸笼；家乡那种绿油油的清凉在心里轻轻的呼唤着，于是我逃离城市，回到乡下。

房子渐渐往后退，山峰渐渐多了起来，绿的树绿的河满目扑来，干涩的眼睛慢慢湿润，心情慢慢舒展开来，像一只翩然而飞的蝴蝶，轻快地穿梭于青山绿水间。

家乡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安静，金色的阳光早已把田里的稻谷染得金黄金黄的，清风习习，稻浪滚滚，铺天盖地地涌进了山脚坡脚。稻浪深处，不时传来“得得”的收割机的笑声。那“嘟嘟”跑着的机子，在平整的田里割稻子，像是拿理发器给人理头发一样，整整齐齐割了一道又一道。跟在机子后面的人们，急急忙忙的把稻谷装上一袋又一袋，顿时，田坎上码满了小山一样的谷袋。

看着忙碌碌的人们，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“双抢”的事儿。那时人们没什么别的活儿可做，一心只扑在那一亩二分田地上。粮食打多了，就可以多养几只鸡，多喂几头猪。家里的钱袋就多鼓一些，学费油盐就不用愁，日子就很好过了。

于是这几亩田地，便春夏秋轮着种，不让它有喘息的片刻。炎炎夏日，正是早稻成熟的时候，看着田里的稻子渐渐饱满发亮，家里人的心也开始焦急，数着日子，看哪一天开割。因为夏天孩子面，一天变三变，稻子熟了赶紧抢收回来，要是被雨赶上了，那可是很恼人的事情。拖了时间，晚稻赶不上，少了一稻，谷子肯定比别家少，日子就会过得紧，于是大伙赶紧做好准备：编好新的箩筐，磨好崭新的镰刀，修整好打谷机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这个时候，父母很焦急，三天两头往田里跑，脸色如稻谷越来越黄，终于挥了挥手说开工！

正是艳阳高照，地上像着了火，我们的热情比太阳还要高涨，风风火火地往田里赶，齐刷刷的稻子没过了十来岁孩子的头。一踏进田里，那浓稠的泥浆从脚趾缝间吱吱冒出，敷到脚掌，凉丝丝的，不再想什么，一挥镰刀，哗啦啦地割着稻谷，赶着时间把这金灿灿的稻谷搬回家。大人把打谷机安放好，抱来束束稻谷，喂进滚滚转着的脱粒机，哗哗，像下雨似的，谷粒纷纷落到已经垫好的薄膜上。边上一个人在努力捞着，用筛子上下簸着，然后把谷粒装进袋子里，张鼓鼓，堆到田坎上。

头顶的太阳越来越疯狂，烧得田里的水烫乎乎的。汗水也直往下淌，湿透了衣服，拼命灌水，不消多久，全化成汗水流了出来，终于肚子咕咕直叫，看看太阳也偏西了，便派几个青壮小子把稻谷挑回去晒，顺便带上饭菜和开水过来给还在田里的人。吃饭时大家纷纷躲到山坡上的大树下，趁机乘乘凉，打打盹，蓄蓄力，准备下一轮的冲刺。

割完稻子的田光秃秃的，父母赶紧引水进来，水慢慢地漫过了脚面。父亲牵来家里粗壮的大水牛，套上犁耙，哗啦啦地马上耙了起来。水花跟在后面翻滚，那些稻茬被耙起来，散落飘在水上，田水变得浑浊浓黑。母亲则赶紧跑到坡的那一边秧田里拔秧，等到田籽好了，就可以马上插下去，早一天好一天，大人的心里急着呢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趁太阳还没有出来，又早早赶往昨天刚割了稻谷，已经耘好的田插秧了。水稍稍没过脚踝，母亲已经把秧苗绑成一把把，间隔有致地抛到田里，等待我们把它插下去。夏末的早晨不再那么炎热，大伙精神抖擞，一字排开，各起一行，刷刷地插起秧来。绿油油的禾苗随着大伙的手起手落，一棵棵被插到田里，不用多久，原先还黄灿灿的稻田一天之后就变得绿意盎然了。

稻田就这样一块赶着一块，边割边插，抢收抢种。看着一袋袋沉甸甸的稻谷被挑回家，一棵棵青亮亮的禾苗栽下去，父母的心里甜滋滋的，既有收获，又播种希望，日子就那样的充实和幸福。

现在这忙忙碌碌的背影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了。很多年轻人也都跑到山外去打工了，他们羡慕城里那热热闹闹的生活，无法忍受田野里劳作的那种寂寞单调。家里只剩下一些体弱力衰的老人和儿童，那种体力活已经干不了多少。家乡已经不那么单一地种植粮食了，那平平的稻田也栽上些桑树，绿绿地长着。春夏秋，都能看到一些走动的身影，轻轻地，慢慢地，一如山里悠闲飞着的蝴蝶。



赏荷

□ 杨明(侗族)



我爱花，但我更爱荷花。

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和里村有个极大的荷园，每到夏天，这里的大片荷花开得无比烂漫，而每到这个季节，我都要到那走走看看。

步入荷田小道，只见厚实而宽阔的荷叶铺满水面，有的像一把把青色的雨伞，在为觅食的鱼儿撑起；有的像少女翩翩起舞的圆裙，定格出那最美的一刻。当你放眼远望，碧波荡漾，绿意盎然，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中，美不胜收。

荷花也有多种色彩，有红的、白的、黄的，一阵阵微风吹过，各色的荷花摇曳在碧绿的荷叶上，形成一幅美丽画卷。而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，看到如此唯美的画卷，我手中的相机快门自然按个不停，让一幅幅美图收入行囊。

荷花确实很美，它飘逸、风韵、洒脱、雅致，以至于吸引八方游客来此观光旅游，但是我更喜欢它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高洁。你看，它从深深的淤泥里长出来，伸出水面，但是它的全身却一尘不染，如此的洁净。

在世人的心目中，荷花是高尚、纯洁的象征。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它历来就是文人骚客所咏叹的对象。面对着荷花的玉洁冰清、坚贞不拔和脱俗飘逸，孟浩然的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从视觉和嗅觉的角度写出了荷花的清香；杜工部的“圆荷浮小叶，细麦落轻花”显示了小荷长出新叶的勃勃生机……

行走于荷花园内，我试图寻找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画面，我知道这样的画面可遇而不可求，但是荷花绽放一年有一次，时间的跨度让我不断地在荷园中来回地探寻，寻找那漂亮的目标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，转眼又到黄昏时段，我依依不舍地从荷园中走出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，美丽的荷园与侗寨、人和桥、三王宫，还有五彩缤纷的晚霞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画卷，难道这不就是世外桃源吗？而此刻，我突然萌生出让远方朋友共享这美景的想法，但是，当我拿起手机刚想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犹豫了，生怕惊扰了这宁静的画面，只好又拿起相机，让这番美景定格在美好的记忆中。